



四姑娘山

◎郑从容

四姑娘山
高耸入云端
白云缠绕飘向远方
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
尘封的心结忽然打开
如初

山坡平缓

清澈的海子铺满山间
一眼四季
春夏秋冬尽收眼底
有牦牛星星点点散落
无拘无束地散步
这是自由的生活吗
这是自己的生活吗

四姑娘山
山上住着神仙
每天为幺妹梳洗装扮
让六千米的她
几千年来冰清玉洁
如初

穿越江、浙、闽

◎王嘉祥

难得儿女们一片孝心,国庆节早晨,由儿子、儿媳轮换驾车,带我们老两口开启穿越江浙闽之旅。汽车经苏南、浙北、浙南、闽北,10月4日晚抵达闽南泉州。沈海高速畅通,并未出现抖音上所渲染的堵车长龙。从浙中开始,小车穿越了大大小小几十个隧道,刚从山洞里钻出来,才见红日青山,迅即又驶入了下一个隧道。洞内不时响起低沉刺耳的警报声,其意大概是警示驾驶员要注意安全,开车不要分神。车轮滚滚,各款车型的尾灯汇成一条火龙;隧道悠悠,人人眼前心中均有一份追寻。此情此景,勾起了我这个老兵对当年对越作战前夕大兵南下的记忆。

为避旅游热点城市和打卡景点拥挤的状况,儿子、儿媳挑了沿途几个有特色的县级市,作短暂游访,实地感受绿水青山,乍就变成了金山银山。

第一站,车停浙江省瑞安市,参观了全国唯一的国旗教育馆。这里是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先生的故乡,当地政府政治敏感度高,专门为此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“国旗教育馆”,笔者向当地居民打听了一下,平时来此参观学习的人很多,甚至还有外国友人。也许正逢国庆节,无数年轻父母们带着自己的小太阳,从天南海北来此看实物听讲解,孩子们额角上贴着火柴盒大小的五星红旗,手里举着小红旗,在阳光下猎猎抖动。他们的眼眸如清澈池水一般,从中我似乎看到了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,看到了乘着雪龙2号船赴北极考察的那面五星红旗,看到了随同神舟十二号飞越太空的那面五星红旗……走出国

旗教育馆,偶遇一位菲律宾归侨正在国旗下拍照,他坚定地说,不远的将来,五星红旗一定会在宝岛台湾上空高高飘扬。

第二站,车至福建省霞浦县,这是一座海滨小城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只为亲口品尝一下夜晚露天大排档的美食,在街道两边,如同山东淄博那样摆着无数张简易餐桌,端上来的都是纯正海鲜。尽管日本核污水刚刚排海,可中国人历来信奉食为天,并不因此惧怕吃深海鱼虾。闽中南地区居住多为客家人,他们个头普遍偏矮,身块也不大,与游客们交谈,不像京油子卫嘴子大话连篇、油嘴滑舌,他们操着浓浓的闽南方言,与你不温不火地对话,让人觉得是港台影视剧中的人物在念台词。这些个体从业者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存,只顾埋头拼命挣钱,并不太关心时局,更不去谈论什么俄乌战争、高官腐败一类天下大事。

第三站,车达闽中三都澳斗姆岛。这是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岛,却因一块螺壳状的石头而走红。我们乘坐小型游艇,在海面上行驶了约15分钟,登岛后发现有醒目的路标告诉游客,到台北——230公里;到钓鱼岛——335公里……不远处的军港内,停泊着十几艘驱逐舰和护卫舰,看见有海军官兵在甲板上操练……

第四站,在泉州郊外,参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和泉州博物馆。更新世中晚期,是有人类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冰期,台湾海峡水面下降最低位置,低于现代海面150米左右,于是,华南沿海形成辽阔的滨海平原,海峡变通途,大陆古

人类和古动物迁徙至台湾岛。虽经历沧桑巨变,至今仍遗存着大量历史物证。宋元时期,福建人移居台、澎渐众,明清时期出现多次移民潮。迁居台湾的福建人与当地的原住民一起披荆斩棘,共同开发台湾,使台湾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;两地人民在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,唇齿相依,互相支援,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共同家园。因此闽台两地同宗、同根、同源、同俗,都是炎黄子孙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收集了大量实物、图片及文字史料,证实台湾与大陆的血脉情缘,参观者受感动之余,大多呈现出良久沉思状。在心中叩问历史,寻找先贤足迹;放眼展望未来,追赶“一带一路”愿景。

回想起来,大概2010年国庆节期间,我陪同家人去过海南,那时这座中国第二大岛硬件建设已经很不错了,但软件建设即人们的服务意识却不尽如人意,为此,我曾写过一篇《人在三亚囧途》的随感见于报端。事过13年后,又是一个国庆假期,我和家人一路南行,感受迥然而异,无论是在服务区休息,还是在旅游景点进出,或乘坐游艇上下,时不时会有陌生人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,呵护我和老伴这样的八旬老人,让我们从心里溢出如沐春风的幸福感,国是大家,家是小国。耳边总会轻轻响起一个声音:“我的祖国和我,像海和浪花一朵……”

返程途中,蒙蒙雨丝织成一层层雨帘,罩着远山近水,化成一幅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汽车,在烟岚云岫中穿行,像雾像雨又像风……

紫琅诗会

军山秋色
◎陈建华

走马天下

走马天下

“断片”前后

◎杨谔



那天早起,见濠河水面风大,荷叶翻飞,千姿百态,瞬息万变,胸中遂勃勃有画意。八点多时,有事打搅,未能下笔。九点多又须出门一次。近十点风歇,乃画兴阑珊。收拾一下,准备出去参加一个婚宴。

十点刚过,忽有风生于濠河之上,秋荷们复又忙舞起来。于窗前小立,忍不住摆出了简单的画具。

每年四月,粼粼清波间就有新荷出水,如小儿之眉眼。六月,娇羞清艳之花次第开放,越开越热闹,以至于争先恐后,此时游人如织。八月、九月,花落水流,小鱼唼喋,莲蓬拨开罩在头上的粉色纱巾,仿佛怕羞似躲在翠叶间,颜色由一掐出水似的嫩黄,要不了几时便渐变为心事凝重的深棕。荷叶则先是色泽转深,待到九月下旬,开始有几点或几绺淡黄或焦黄由叶边一步步走向叶心。秋风起兮,濠河水面一下子变得色彩斑斓起来,偶有敏感多情的游人,脸现悲秋之色,从荷的身旁匆匆走过,似乎不敢再多看它们一眼。

透过落地大窗,远观俯察那由千万枝荷花组成的生命之阵:在一阵紧过一阵的秋风刮过之后,它们中有的被吹折了藕秆,有的被撕碎了叶片,有的只剩下赤条条的断秆,有的梗叶已沉入水中,有的因被夺去了青壮而面含憔悴……却从没见过有甘心臣服于秋风的淫威,从此弯腰曲背、随波逐流的。每一个生命都有尽时,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过一生,值得每一个不想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人警惕和深思。怀着这样的心思,我要画一张笑迎秋风,在秋风中舞蹈的秋荷长卷。

那是2023年寒露前两日,在面临濠河的窗前,一张茶几,一盏清水,老砚微凹处一汪浓墨,一支开叉之笔,展开的册页拉伸成一张长卷。

秋风。秋荷。翻倒。挺直。卷合。舒展。斜飞的白鸟。天光云影。倒流或飞驰的时空。我。

目击道存,笔随心动。水墨淋漓,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,激情与五色交融。开叉的笔毫犹如旋转飞动的裙裾,在洁白的册页上忘我起舞。人生至秋不须悲,秋来何碍壮思飞。华屋茅舍终一壑,爱荷且擎碧玉杯。

画完最后一笔,画幅长近5米。惜砚中残墨,乃于卷尾题隶书:濠上风来。

兴尽搁笔,等匆匆赶到婚宴现场时,已经开席。人虽已置身于新的场景,然心还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幻妙世界中。还未入座,我就已连呼数声:“今天要喝八两!”

后来真的喝了八两,于是就出现了“断片”状况。事后努力回想,只记得几个极零碎又极模糊的“镜头”:差一点儿滑倒,幸好抓住了水边的栏杆……扶着抽水马桶吐尽了胃底最后“一格”秽物……有人端来热茶,喝了两口,是龙井,苦的……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“断片”,醒来时已傍晚七点。屋里黑漆漆,小狗神情紧张地守在卧室门口。

把画打开摊放在大厅里,自赏了一会儿坐下。打开电视机,小狗把头枕在我右腿上,我俩一起看《神探大战》。

再次喝茶时,我闻到了龙井茶独特的醇香。第二天早上,忽然想起放风筝的事来——紧拉风筝线,逆风方能高,顺势始能远。